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法律

(政治理论·空想社会主义)

伊加利亚

旅行记

(2-3)

[法] 埃蒂耶纳·卡贝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十二章 哲学家们对平等与共产制度的看法

“共产制度的反对者们！你们硬说只有那么几个威信不大、地位不高的哲学家赞成共产制度。好吧！我就来当着你们的面请教一下历史和所有的哲学家吧，你们可要听着！”

“我不准备和你们细谈某些古代民族的情况了。根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朱斯亭、凯撒和塔西佗的说法，这些民族当时实行着或者曾经实行过财产、饮食甚至妇女的共有制度，特别是早期的埃及人、早期的希腊人、锡兰岛民、斯基泰人、阿马孙人、利巴里群岛居民、阿奇安人、瓦西安人、西尔明尼人，以及意大利南部和日耳曼的一些早期部落人。

“我也不来详细谈希伯来人了。他们曾经实现过财产平等，而且它的一个支族阿辛尼人还实行过财产共有制度。我也不打算谈那些过共有生活的埃及祭司；也不准备讲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他们在公元前一千年从埃及移植了共有生活的制度，此后，来革古和毕达哥拉斯又从他们那里学来，介绍到斯巴达和意大利去。

“我也不打算给你们谈孔子和琐罗阿斯德了。早在耶稣基督出现以前很久，他们就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波斯，不约而同地宣传这样一个道德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这个原则虽然远不能概全，但是由此却可以引伸出各种美德。

“来革古在公元845年曾经创建了一个多么动人的社会呵！他说服了富人自愿放弃他们的财产，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万九千份，分配给三万九千名公民，谁也不许转让这些土地。他禁止奢侈，取消货币，建立财富平等和教育平等的制度；甚至在用品、享受、饮食、教育和几乎一切方面都实行了共有原则。

“来革古是个什么人呢？他本来是位有权登基的王兄，实际上掌握着全族的权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建立了一种几乎等于共产制度的平等制度！”

“而且，他是在得到富人和贵族的同意并且获得解释神谕的巫司的许可后建立起这种制度的！”

“这种社会与政治制度一共维持了五百年，使斯巴达进入最强盛、最繁

狄奥多洛斯（公元前约80—29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朱斯亭，公元二世纪罗马历史学家。——译者

凯撒（公元前约100—44年），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作家，著有《高卢战记》等。——译者

斯基泰是欧亚交界的一个古国。——译者

阿马孙是南美洲著名河流，在今巴西境内。——译者

利巴里群岛系西西里岛以北的群岛，在今意大利境内。——译者

阿奇安人系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古代部落民。——译者

瓦西安人，葡萄牙北部和西班牙加斯的里地区的古代部落民。——译者

西尔明尼人，古罗马西尔明尼地区（即令南斯拉夫东部密特罗维奇）部落民。——译者

阿辛尼人，史料中发现的死海附近一个远古部落。——译者

琐罗阿斯德，即查拉苏斯特拉（公元前约660—583年），相传为琐罗阿斯德教即祆教的创始人。——译者

荣和最光荣的民族之列，受到色诺芬 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整个希腊的赞赏。

“现在来看看阿基斯 和克里曼尼 的作为吧！”

“当莱桑达 征服了雅典人，把大批战利品带回斯巴达，后来又被允许出卖和赠与自己的遗产后，来革古原来制定的宪法便被推翻了。

“自从嗜财的风气流入这个国家，财富使人贪婪懒惰、奢侈浪费、腐化堕落，斯巴达便开始蜕变为一个羸弱、卑鄙和屈辱的国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将近三百年，到阿基斯和李奥尼达 两王登基时才有所改变。

“在这段时期里，斯巴达城里只剩下七百名土著斯巴达人；其中的一百人占有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其余六百人都负债累累，贫困不堪。后者满怀仇恨与嫉妒，拒绝保卫国家，并且不断要求改革。

“年轻的国王阿基斯虽然比所有的斯巴达人加起来还要富有；尽管他是在豪华逸乐的环境中长大，但却担当起改革祖国的重任，重新恢复来革古的旧宪，也就是平等和财产共有制度。

“他从试探同胞们的情绪着手，同时，自己以身作则，过朴素节俭的生活。

“他发现年青一代都乐于接受他的主张，因此就着手争取他那富有的母亲和王族的另外三位主要成员，特别是他的叔父阿革西拉，结果也成功了。可是，和他一起执政的另一位国王李奥尼达和其他一些富人，特别是那些占有农村的几乎全部土地的贵妇们却反对改革，极力诽谤善良慷慨的阿基斯。

“阿基斯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主张废除债务和分配土地，可是被长老们拒绝了

“于是，他把全族召集起来开会，当众宣布自己的财产全部交公；并且告诉大家说，他的家人和他的一些最富有的斯巴达友人也效法他的榜样。李奥尼达和另外许多富人这时便公开出来反对。结果，长老会议以一票多数否决了这个方案；不过，人民还是和阿基斯站在一起要求改革。

“李奥尼达受到一位监察官的指控，经过缺席审判，被废黜和流放，王位由他女婿接替；可是，他在阿基斯的保护下出逃国外。救他一命的就是阿基斯。

“后来，阿基斯的叔父阿革西拉因为自己债务缠身，便别有用心地建议首先废除债务。这项措施的宣布，使他大为得利；可是，接着他就利用阿基斯在外指挥作战的机会，滥用自己的监察官职权，一再延宕分配土地以保存自己的地产，并且还擅自征收新的捐税。

“富人们又利用人民对当局的不满，斗胆把李奥尼达召回，重新拥立为王。由于受到李奥尼达的威胁，阿基斯被迫躲在米纳女神 庙里。

“有三个自称为阿基斯朋友的卑鄙人物，为了霸占他的财产，串谋把他出卖给李奥尼达。他们假装同情阿基斯并且矢誓效忠于他，先把他骗出神庙，

色诺芬（公元前约 430—355 年），古希腊将领，是位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希腊史》等。——译者

指阿基斯四世，公元前 244—241 年在位的斯巴达王。——译者

指克里曼尼三世，公元前 235—222 年在位的斯巴达王。——译者

莱桑达，公元前四世纪斯巴达将领。——译者

指李奥尼达二世，公元前 247—236 年在位的斯巴达王，曾与阿基斯四世合充斯巴达的双王。——译者

阿革西拉，公元前 398—358 年在位的斯巴达王。——译者

米纳女神，斯巴达人信仰的保护神，相当于雅典人的雅典娜。——译者

然后把他抓起来，送进附近的一所监狱。李奥尼达这时立即领着一批外国士兵赶到，同时还带着他提名任命的几名监察官和一些反对改革的长老，就地开庭审判阿基斯。他们指控阿基斯企图篡改宪法。一名所谓的法官对阿基斯说：‘你这样做显然是被迫的，你后悔你的所作所为吗？’阿基斯回答说：‘不！我非常钦佩来革古，我想效法他，恢复他所制定的法律。献身于这样高尚、纯洁和壮丽的事业，即使是面对死亡，我也永不后悔！’

“他们立即判处他死刑。……当人民闻讯赶来，把监狱团团围住，声言要把阿基斯抢救出来的时候，李奥尼达那帮人便急忙把阿基斯勒死了。接着，阿基斯的母亲和祖母哭喊着前来，那伙人又故意放她们进监狱，然后连审判的过场也不走，就把她们两人也勒死了。

“人民虽然愤慨万分，李奥尼达和那些富人们还是照样保持了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分毫不损。

“阿基斯王就这样因为试图在斯巴达重建平等与共产制度而牺牲了。他被富人出卖了，而且是被那个他救了性命的国王和几个长老所杀害。

“下面是克里曼尼的情况：

“李奥尼达死了以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克里曼尼。这位年青的国王，在他那位年青的妻子，也就是阿基斯的遗孀的启迪下，又重新肩负起阿基斯未竟的事业。

“他深信，如果他去征求富人们的同意，就难免落得阿基斯同样的命运；因此，他决心采取暴力，并且从树立武功开始。

“在几度征战胜利以后，他率领着部分士兵凯旋斯巴达，处决了全部五名监察官，放逐了八十名富人；然后，召集人民大会，向他们报告自己的这些行动和目的所在，对自己不得使用暴力表示抱歉，同时向大会建议废除债务和分配土地，并带头把自己的所有财产交公。

“很快，斯巴达又重新出现了旧日的优良风尚。它在希腊各城邦中再度跃居前列。克里曼尼接着又立了许多新战功，成为最闻名的国王之一。

“这就是说，来革古、阿基斯和克里曼尼等三位国王以及许多贵族和富人，还有解释神谕的巫司，都同意分配土地，都赞成共产制度！

“梭伦是位富翁，不论出身、财产和教养都是雅典首屈一指的人物。公元前549年，他在负责为国家起草宪法时，想模仿来革古的做法，规定分配土地和建立财产平等，可是贵族们都反抗，他就只好暂时限于废除债务和实行政治平等。

“他的同时代人、被人尊若神明的毕达哥拉斯，这时也正在从事一项以教育为基础的伟大改革，并且在意大利的柯洛顿城组织了一个人数众多、名传遐迩的团体，专门研究、宣传和实行平等博爱原则和财产共有制度。

“公元前510年前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一些暴君和贵族肆意地诽谤、放逐和解散毕达哥拉斯学派。但是仍然有一大批出身这个学派的著名人士和立法家继续在讲授和传播毕达哥拉斯的学说，特别是阿格里琴托的思培多克勒、巴门尼德、芝诺、赛琉古、卡隆达斯和普罗塔哥拉等人，后者公

思培多克勒，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自然科学家、医生和哲学家，是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人之一。阿格里琴托是西西里岛西南岸的一个城市。——译者

巴门尼德（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古希腊埃利亚派唯心主义哲学领袖之一。——译者

芝诺，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门徒和继承人。——译者

公元前 444 年在雅典讲授平等学说，并且发表了一部著作，提出了一个建立在财产共有制基础上的共和国的设想。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则从事雅典和希腊的改革，他们一个在讲授学说，一个则撰远自己关于共和国的设想 和为它草拟了各种法律。

“他们两个人首先都认定，划分你的和我的、也就是财产私有，乃是折磨人类的一切灾难的根源。

“他们提出国家统一、公民彼此平等博爱的原则，主张一切都受教育，禁止奢侈，取消货币，主权属于人民，实行普选制，一切职务都是选任，以及把创造共同幸福作为整个社会和一切社会权力机构的目标。

“他们认为必须有一批选举产生的贵族来充当文武官员，负责对内治理共和国和对外保卫国家，所以，他们主张对人民和贵族应该作出不同的规定。

“对人民，他们主张平分土地，财产不可转让，不动产的占有要有最高限额，废除嫁妆和遗嘱，居室相同，教育一样；总而言之，他们主张的还不是真正的财产共有制度，而只是在财产和一切方面绝对平等的制度。

“至于贵族，则应该献身为人民谋幸福，为此应该使他们生活得比较优裕，保证他们能够满足自己个人的各种欲望。他们认为贵族阶层应该形成一家似的，实行财产共有，并且在一切方面，包括居住、饮食、儿女、教育、对内行使职权和对外冒险征战等都实行共产原则，甚至妇女也接近于共有。

“他们主张的是子女共有，因为他们建议儿童出生后一律住在公共宿舍，由妇女们不加区别地加以哺养，全都作为国家的儿女来培育，不需要认识自己的父母。孩子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成年男女都是他们应该尊敬的父母；反过来，所有的成年男女又以同样的父母心来对待所有的儿童。

“他们主张的也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妇女的共有制度。因为，虽然他们认为婚姻是圣洁的，配偶之间互相忠贞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但是又主张每年用抽签方法重新组合夫妻，这样，每个男女都先后可以有十五至二十名妻子或丈夫。

“这种制度我们可以不尽确切地称之为妇女共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下存在的是一种短期的婚姻，但是又崇尚贞洁，充满宗教神圣意味和爱国主义精神。

“尽管这种主张从我们今天的教育水平、风俗习惯和社会成见看来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在那个人类对妇女、廉耻、贞洁和礼节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大不相同的时代，这种主张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那时候，所有的成年男子和年青姑娘几乎都是裸体进出竞技场、演剧场和参加节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设想的共产制度，是针对那时候他们所在国家的情况，而不是以今天欧洲的情况为依据；如果他们是活在今天，肯定就不会提倡子女共有，不会建议抽签决定短期婚姻，更不会主张实行奴隶制了。

“我们且把他们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共和国的设想撇开，着重来研究一下他们是如何主张平等和共产制度的。请听他们说：

赛琉古，原为马其顿部将，公元前三世纪初在小亚细亚建立了赛琉古王朝。——译者

卡隆达斯，毕达哥拉斯的门徒，公元前约 620 年为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城邦立法。——译者

普罗塔哥拉（公元前 481—411 年），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译者

指柏拉图所著《理想国》一书。——译者

以下所有摘述都严格忠实于作者原意及其实质内容。

‘人人都应该过幸福的生活，无贫富之分。……迄今为止，每一个国家都划分成互相敌对的两部分人民，即富人和穷人。……区分我的和你的是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只有共产制度可以医治这种弊病。……友朋财产与共（应该说兄弟财产与共，因为人们彼此都是弟兄）是一句可取的格言。但是，这种共产制度能否实现呢？人们可能有这个怀疑。我将提出一个建立模范共和国的方案，指出改革的途径。……只要由哲学家们来治国，或者治国者本身就是哲学家，各国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变。因为，当才智和权力浸有统一以前，人类就只能永远充当他们主人的野心和贪欲的玩物，看不到自己灾难的尽头，也无从期望能够生活在我所描述的那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共和国里，也就是说，人类将仍然处于苦难之中。……只要文武官员继续拥有某种私有财产，人类就将永远是不幸的。

‘但是，总有那么一天，在那么一个地方，出现那么一位身为哲学家的国王，……到那时候，共产制度就必然会建立起来。’

“这两位在前400至350年间便提出这样的原则的哲学家，本身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人类的两位灵魂最纯洁、心地最善良和才智最渊博的人物，是两位善于独立思考而毫无私虑的哲学家。他们唯一遵循的是自己天资的启示和对人类的热爱。

“苏格拉底被神榆解释人称为首智，身后又被人们敬若神明；世代代的人都推崇他为最有德行、境界最高的哲学家。多神教的教士把他作为革命者来迫害，但是他却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请听他回答法官说：

‘只要自己从事的是有益于人类的事业，就应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确信教育人类是我命中注定应负的职责，我认定这任务是上天赋予我的；因此，我必须勇敢无畏地坚守神明指派给我的岗位。……我想说得更远一点：如果你们要以保持缄默作为释放我的条件，那么，我愿意对你们说：啊！我的法官们！我虽然热爱和尊敬你们，但是，我应该服从的是上帝而不是你们；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不停地高呼：你们醉心于征逐财富和虚荣，却无视智慧与真理，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那位被誉为神人的柏拉图呢？他也因为捍卫自己老师苏格拉底的学说，致力于恢复苏格拉底身后遭到践踏的名誉和出版苏格拉底的大批有关改革的著作而备受迫害。但是，他依靠自己的门徒，特别是那位杰出的学生西西里国王和解放者狄戎，在叙拉古取得了胜利。他创办了柏拉图学园，领导着一个成员最多和声名最著的学派，许多民族都来请他代为立法，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不愿放弃财富不平等，所以他拒绝为他们草拟宪法。他的学说为耶稣基督的学说作了准备，或者最低限度也可以说，他的学说很快就与后者溶和起来，合成一体。

“好了！试问，那些胆敢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学说的人（我指的是反对这种学说的原则而不是细节），不论在天才、品德、独创性和无私精神，

狄戎（公元前409—354年），柏拉图学生，曾任过四年叙拉吉国王。——译者

如阿卡地人（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阿卡地亚城邦居民）、底比斯人（古希腊底比斯城邦居民）、西林尼人（古希腊在埃及西部的殖民城邦西林尼的居民）、叙拉古人、克里特人（东地中海克里特岛居民）、埃利亚人（意大利古城埃利亚居民）和比利牛斯人（西班牙和法国交界的比利牛斯山一带居民）。——译者

或者在对人类的热爱、献身精神和无畏气概方面，究竟有哪一个人能和他们两人相提并论呢？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亚力山大大帝的私人教师，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是当时活的百科全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十字军东征以后，重新在两方出现；当人们还没有接触到柏拉图的著作以前，许多学派在很长时期里一直把他的话尊若神谕。有人就拿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话来反对柏拉图。

“不错，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曾经批评了柏拉图设想的妇女和儿女共有的制度，甚至还批评了财产共有制度。

“亚里士多德写道：‘难道一切财产都应该共有，都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吗？……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风向，私有制就能起良好的作用（这种说法就仿佛私有制对制定良好的法律和培养良好的风尚并非什么障碍似的）。……最好是象斯巴达那样，按照友朋财富与共是为德的格言，把私有制度和共产制度结合起来，混和在一起，财富一律共同使用。……何况，共产制度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和极其不切实际的；因为，如果不把人们区分为不同阶层和不把土地分给个人私有，便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国家。’

“人们正是撇开亚里士多德的‘看来不可能’这个不太肯定的提法，把原话篡改成‘共产制度是不可能实现和不切实际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已经被秘鲁和巴拉圭的例子所推翻了。）

“其实，比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位威信崇高的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再三研讨而得出的结论来，亚里士多德这个身为专制君主的教师和密友的蜻蜓点水似的肤浅观点，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分量呢？他什么问题都说到了，却什么问题也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提出任何论据。何况，他还是一个赞成奴隶制、否认小商人和工人应该享有公民权的人呢！

“他说过：‘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永远不会承认任何工匠为公民，因为工匠是公众的奴隶。’

“但是另一方面，请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某些原则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财富平等以至财产共有制度的主张又多么地接近。

“他既不希望有富人，也不希望有穷人；不希望有人东西太多，另外一些人又东西不足。他主张人人都有适中的财产，因而也就是主张平等或者接近于平等。

“他认为不平等现象是一切革命的起因。……他主张建立共和国，把这称为真正的中庸之道；他还主张主权属于人民和实行普选制。……他主张人人由公众免费供应同样的饮食，而且把一部分土地共有，以维持伙食供应，养活人民。

“……他甚至主张和斯巴达一样实行土地使用共有化，要求给公民分配一定的份地，不得转让，从而使土地私有权仅仅成为一种占有权。

“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赞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的原则；假使他能认识到共产制度比他的君主所建立的那种制度更为良好的话，他是一定会采纳共产制度的。

“此外，他所收集的二百五十部宪法中，最得他赞赏的是那几部以财富平等为基础的或者是象迦太基宪法那样规定饮食共有化的宪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罗马的格拉古兄弟吧！”

“当罗马充斥着从二十个被征服的国家掠夺来的财富，当攫取了一切的贵族们占有着大片的土地、无数的奴隶和巨额的财产时，曾经为征战虏掠流血牺牲的人民却惊人地贫困，尤其是和贡族们的富裕情景一比，更显得贫困不堪。

“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他弟弟凯尤斯这两名护民官便与来革古和梭伦一样，决心改革这种骇人的不公平现象。他们要求严格执行禁止占有五百阿克邦以上土地和授权共和国作价赎回超过这个数额的土地的法律。

“他们说：‘野兽还有自己的洞穴，而被人誉为世界之主的罗马公民却连一个自己栖宿的帐篷，一块自己葬身的坟地也没有！’

“贵族们力图以他们的所谓长期占有权来维护自己的土地，但是没有成功。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立即赎买超过五百阿克邦限额的土地，收回从共和国名下侵占的土地，连同帕加马国王遗赠给罗马人民的财产一起分配给穷人。

“但是，贵族们拥有各种可以阻挠改革的暴力，而且他们还极力造谣诽谤。……提比利乌斯继续被选为护民官后，他的敌人便指控他是野心家，说他为了使人民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工具而故意讨好人民，说他企图建立暴政。元老院的成员就利用这个毒辣的借口，率领他们的随从冲进公民正在集会的卡必图山的天神殿，直奔讲台，把提比利乌斯和他的三百名同伴全杀死了。……不久，凯尤斯和他的三千名拥护者也被贵族们公开屠杀了，尸体被扔进了蒂伯河。……穷人们受了贵族谣言的欺骗或者为金钱所诱惑和收买，听信了自己的敌人，抛弃了他们原先奉为偶像的两位最忠诚的朋友。杀人犯逍遥法外，牺牲者却反而遭到污辱！结果，由于贵族照样保持着富裕，人民便仍然不免于贫困。

“格拉古兄弟究竟是什么人呢？那些胜利了的敌人把他们说成是乱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公敌、土匪头子，就象教士和富人们污蔑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阿基斯和耶稣基督的情况一样。但是，真理迟早总要战胜谣言。今天，真相已经大白，人们都无限崇敬这两位从小就献身于本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高尚而杰出的人物。

“现在该说到那位宣讲平等博爱和财产共有的神明耶稣基督了。在他出现以后的最初三、四百年里，所有的哲学家，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成了基督徒或者柏拉图的信徒，都接受并且宣传财产共有制度。自从康斯坦丁大帝采纳了基督教以后，所有的教士都公开宣讲基督教义，成千上万的宗教共有团体和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实行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实现和不大切实际的共产制度。

“可是，请不要认为这件事情无足轻重，可以当成耳边风！请你们认真

格拉古兄弟，指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63—133年）及其弟凯尤斯·格拉古（公元前154—121年），都是古罗马护民官，曾为农民利益进行过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译者

阿克邦，古代地亩单位，每阿克邦约合今42.21英亩。——译者

帕加马，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国，存在于公元前284—133年。后期的统治阶层完全依靠罗马的支持，最员一个国王甚至立下遗嘱，把国家让给罗马。——译者

蒂伯河在意大利境内，流经罗马。——译者

康斯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公元313年他正式承认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译者

地思索一下，反复地考虑一下：既然你们都把耶稣基督视为上帝，怎么可以反对上帝所诏示的平等博爱原则和共产制度呢？你们怎么竟敢不服从他呢？不论是选民舆论，还是众议员、贵族议员、国王以至全民族的意愿，又哪里能和上帝的谕旨相提并论呢？

“当普罗提诺请求格拉提安皇帝 拨一座废城给他 允许他在那里试行柏拉图式的共产制度，建立一个哲学家的共和国，修建一个他定名为柏拉图诺波里的城市时，皇帝身旁的贵族和侍宦也吵嚷说共产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些人的武断看法，又怎么能和哲学家柏拉图的主张相比呢？这位哲学家虽然被他们斥为狂人，但是却拥有大批信徒和一些著名的门生，他声誉之隆使那位杰出的波菲利 甚至还把他比作耶稣基督。

“皈依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提安人阿波洛尼乌斯 也宣传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平等博爱，宣传共产制度；亚力山大里亚学派甚至曾经把阿波洛尼乌斯说成是上帝之子，拿他和耶稣基督媲美。据这个著名学派的说法，阿波洛尼乌斯的出现，犹如一位人类复兴者降临人间；他的出生、他的成长和他的一生都充满着种种奇迹；他具有灵魂和躯体上的一切最优良的品质；他懂得人类的各种语言；他走遍了所有的国家，囊括了一切民族的才智。好了，我再重复一句吧：这位所谓的上帝之子，也在宣传平等博爱和共产制度！

“我是不是有必要给你们谈谈那位善良高尚的普鲁塔克呢？当所有信奉基督的哲学家都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宣讲共产制度的时候，普鲁塔克却在罗马领导一个哲学派别，致力于宣传柏拉图关于共产制度的学说。

“确实，基督教士们在建立成千上万的宗教共有团体时，总想让这些团体掌握一切财富，然后再把这些财富变成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入侵的蛮族人，则根本反对财产共有。但是，这些怀抱野心、贪婪成性的教士或贵族们，更不用说那些蛮族人，都显然提不出什么论据来反对共产制度。

“可惜的是我无法在这里给你们引述所有的教父对平等和共产制度的说法以及宗教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言，否则你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可是，请看看，从公元 1143 年起，布里奇亚的安诺德便在罗马宣传改革和复兴耶稣基督及柏拉图的学说，亦即关于平等博爱和财产共有制度的学说。

“再看看，法国的成千上万的华尔多派或阿比让派教徒、英国威克利夫神父的十万信徒和成千上万的罗拉德派教徒，德意志的约翰·胡司和成千上万的胡司派教徒，都在宣传或者最少是接受了这种学说，英勇地抗击对他们的种种迫害。

“他们或者被处火刑，遭受残杀，或者被迫沉默。但是，宗教改革还是照样胜利了！

“就在宗教改革之前，即 1492 年发现美洲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幅员达一千三百平方古里的庞大帝国秘鲁在前此的四百年里就一直在实行财富平

格拉提安，公元 359—383 年在位的罗马皇帝。——译者

波菲利（233—304 年），古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亚力山大里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该派创始人普罗提诺的学生。——译者

阿波洛尼乌斯，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哲学家，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译者

阿比让派是十二世纪中叶，法国南部的一个信奉加尔文教的异教派别，反映了当时下层群众的革命情绪，在经过英勇斗争后遭到镇压。华尔多派是阿比让派中的一个支派，以其首领商人华尔多为名。——译者

等和财产共有制度。据《政治家文库》记载：

‘在这个国家里从来看不到懒汉、窃贼、穷人和骗子。这种现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明显地违背现实，因为这种社会政治制度超出了古代一切最著名的、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哲学家、学者和政治家的想象。’

“现在该说到托马斯·莫尔了。他在《乌托邦》一书中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反复他说私有财产是一切弊害的根源，并且认为唯一的医治办法就是建立共和国和共产制度。

“《乌托邦》是一部描写一个庞大的共产社会生动情况的小说。这个社会没有货币，它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共同劳动集体，在权利、财富和福利等方面都彻底平等。

“莫尔写道：‘在别的国家，人们可以看到贵族之类的人物，他们过着富裕和幸福生活，可是贫苦工人的景况却比驮载和拉车的牲畜还要悲惨。……富人掠夺穷人，却又给自己的暴力和掠夺贴上合法的标签。……当我仔细观察那些遍布世界的所谓繁荣的共和国（或共荣国）时，我发现它们都只不过是富人们设下的一种以公众福利为美丽借口的罗网，目的是为了霸占一切，为了维护他们非法聚敛起来的财富，为了掠夺和剥削穷人。……自从富人们开始用他们以维护公利为名而制定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掠得物，他们的掠夺行为便合法化了。……但是，这些霸占着一切的凶狠的富人并不比乌托邦人幸福，因为后者废除了货币，免除了忧虑，消灭了一切恶习和罪行。……’

最懂得什么事物对人类最有利的耶稣基督，就曾经建议实行共有制度；如果不是骄横的富人们多方地阻挠，他恐怕已经使世界乌托邦化了！

‘……自私自利可能还会妨碍共产制度给人类造福。……可是，尽管希望不是很大，我还是要祝愿世界有一天能够乌托邦化。’

“这就是托马斯·莫尔所写的《乌托邦》的要旨。

“人们无疑会发现这本书存在着缺点，有些细节的叙述，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特别是对我们今天说来都没有必要，甚而还是有害的。但是，这是人类第一部描述共产制度如何运用于一整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著述，它依靠独立的理性思考，对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作了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也是最伟大的贡献。

“这个伟大的思想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呢？是公元1516年，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从前。那时候，愚昧无知和野蛮状态还没有完全消失，祭司、王室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还压迫着几乎整个世界呢！

“这部书的作者又是位什么人呢？是个无产者、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或者无神论者吗？不！他是位学问渊博、才能过人、著述众多、因而很早就出了名的人，特别是，他因为品德高尚而不断升迁，先后充当过郡长、国王枢密院议员、大使、下院议员和下院议长，最后终于成为凶恶的亨利八世的宠臣，担任英国大法官（国王以下的第一大员）。

“他发表《乌托邦》时，只有三十六岁，但是已经当了大使，而且早就因为别的著述而名闻于世。奇怪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妨碍亨利八世挑选他为自己的首席大臣！

“这部《乌托邦》引起了学术界和哲学界的惊奇和赞赏，在国外尤其如

此。人们议论很多，对它都十分熟悉，以致这个书名也变成了各国语言里的一个新词汇。人们总是用‘乌托邦’这个字眼来代表某种想象中的新奇美好的事物。那些国王和贵族们虽然也承认《乌托邦》的创议不错，但是却反复声称它和柏拉图的设想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再看看，这位托马斯·莫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原来，这位英国大法官是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深信教皇是教会唯一合法的领袖；他反对当时刚出现的新教；他宁可失宠于国王，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说一句假话。自封为英国教皇的亨利八世，不顾教皇的反对，执意要离弃原妻凯塞琳·阿拉贡而娶安娜·布利恩妮为后。他草拟了一份承认他的离异和再婚有效和肯定他的教皇地位的誓文，勒令每个人都按此宣誓。托马斯·莫尔拒绝宣读这个誓文，情愿辞职也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因为他的德行和才智都有口皆碑，亨利八世恐怕他的这个行动影响太大，所以命令把他逮捕审判。但是，这种威胁丝毫动摇不了他的意志。一个特设的委员会判了他绞刑，而且临死前要肢解剖腹，火焚内脏，四肢挂在伦敦四周城门上，首级则用枪矛挑着悬置伦敦桥头。但是，即使是这样野蛮恐怖的刑罚，也没有能从他口中迫出那个誓言。最后，暴君只好把刑罚减为通常的斩首。就这样，这位英国的前大法官在1535年牺牲了；身后和耶稣基督一样，到处被崇为先知，天主教徒则尊他为殉道者。

“这就是《乌托邦》的作者，这就是著名的艾拉斯玛所敬佩的一位朋友。他的学问、才智和德行是英国最大的光荣。他是人类的一位最无私最忠诚的天才朋友。他和那些发明各种机器、为人类开辟了创造财富的道路的人一样，值得人们为他竖立塑像。他是一位新的来革古、新的梭伦、新的毕达哥拉斯、新的苏格拉底、新的柏拉图，甚至可以说，他简直就是一位新的耶稣基督！

“我倒要问问你们，那些贬毁《乌托邦》的人难道本身能和托马斯·莫尔相比吗？

“我还应该抱着同样的心情和你们一道怀念那位死于1639年的那不勒斯僧侣康帕内拉。他的思想和学问久负盛名，曾经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六年，牢房简直成了他毕生安身之所。他唯一关心的是人类的幸福；他在没有任何书籍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长期地思考着人间的苦难及其解脱办法，最后终于写成了一本名为《共和国》或称《太阳城》的著作。他设想的社会与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一样，也是以财产共有原则为基础。

“此外，我还可以给你们举出另外一些类似的人物来；不过，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宗教改革运动吧！

“可惜我不能给你们逐一细谈路德、慈温利、加尔文、塞尔维以及成百的其他宗教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宣传者的学说了；不过，你们将会看到，宗教改革学说实际上就是柏拉图、耶稣基督的学说，也就是平等博爱和财产共有的学说。

“大家不妨听听闵采尔主教的话吧！他在德国高呼道：

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已经有十五种以上的拉丁文译本，九种以上英文译本，三种法文译本和一种意大利文译本。

艾拉斯玛（1466—1536年），中世纪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著有《对话》和《愚神礼赞》，论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译者

康帕内拉（1568—1639年），意大利早期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译者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暴政在我们与富贵人物之间设置的等级和财产的区别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什么他们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而我们却应该呻吟在贫困之中，遭受种种的苦难呢？从本质上说，财富本来是为了无区别地分配给所有的人而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享有财富平等的权利呢？世世代代享福的富翁、贪婪的掠夺者们，把财富还给我们！把你们不公正地占有的财富还给我们！我们作为人，本来就完全有权要求平等分享财富所创造的福利，何况我还是基督徒！

‘让我们拿起武器来夺回我们的自由！让我们拒绝交纳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捐税（因为捐税几乎是一切革命的决定性起因），并且把一切财产统统归公！’

“人们都把他当成先知，所以很快就出现一支再浸礼军。这支军队走遍了德意志全境，宣传共有制度，一直到最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三千多人，另外一些人被打散了，闵采尔本人遭到杀害。

“另外两位神父聚集了四万多名再浸礼派教徒，在士瓦本和法拉孔尼亚举事，接连得胜，直到最后大批人牺牲，起义遭到镇压为止。

“接着，约翰·德·莱登又率领另一支军队重新开始战斗，占领了闵斯特城和整个闵斯特教区；但是，不幸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这位主教遭到火烙剖腹，并被肢解，尸体放置在铁笼里悬挂在一座塔楼顶上示众。

“所有这些挫折并没有能阻止再浸礼派在整个德国和北欧各地广泛地发展。不过，到了最后，这些教徒不是失败了，就是在各地受到镇压和迫害。

《政治家文库》的编者写道：

‘宗教狂的恐怖行为，教会的腐败现象，公共教育的奇缺，以及由于苛捐杂税、富人的骄奢淫逸和穷人的极度贫困而造成的起义，又多么地发人深省呵！’

“就我来说，给你们列举这些事实，用意不在褒贬，目的只是想证明：自由和财产共有制度确实有过许许多多的拥护者！

“富人战胜了革新者，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是统治者，经验更多，纪律更严；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场战争证明了人民是痛恨不平等制度的，富人的胜利并不说明不平等制度就是正义的。

“再浸礼教徒因为到处受到迫害，便转而组成摩拉维亚兄弟会。他们放弃了暴力，但是仍然保持博爱的主张，并且组织了许多包括一千到三千工人的共有团体。

“在英国，一位传道者竟然能够从1381年起就在平等的旗帜下领导着伦敦的十多万信徒；1395年威克利夫主教建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护共产制度的罗拉德派。一位名叫福克斯的普通工人建立了一个叫魁克派的新教派，宣传再浸礼派和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教义；从这个教派中不久就产生了清教军和平等派。与此同时，欧洲的所有新教徒，也就是说几百万的欧洲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平等博爱和共产制度的原则。

“可是，现在有人却居然敢说没有人拥护财产平等和共有的制度！

“公开宣传这些原则的不仅有无产者、穷人和没有文化的人，而且有富人、贵族、哲学家和教士。

“例如，请听听马西戎 神父、特别是布列戴恩 神父是怎样抨击贵族吧！

“请听听，康布赖教区的主教菲尼隆，特别是弗累利 神父在叙述了耶稣基督所倡导并由他的使徒和早期基督徒们实行了的财产共有制度之后高呼说：

‘看，这就是财产平等和共产生活的一个最动人最现实的范例，这就是古代立法者和哲学家们认为最能为人类造福、但是还始终没有能实现的那种制度。……他们清楚地看到，为了使社会完善，就必须取消你我之分，取消一切个人利益；而要改变人心和医治人性的堕落，就只能依仗耶稣的启导。同时，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这种财产共有团体的基础就是博爱，这种感情使它的所有的成员形同兄弟，团结成一家人；这个家庭里的所有子女，都是在天父的亲切关怀下依靠共有的财富来生活，而天父则是不分彼此地施爱于所有的人，不让任何人有所匮乏。’

“再看看那些耶稣会的会员吧！他们在巴拉圭的二十九个总共包括有三十二个村镇、二万二千七百六十一户、十二万一千人口的部族中建立了财产共有和共同劳动的制度。

“再看看移居到宾夕法尼亚的再浸礼派、摩拉维亚兄弟会和魁克派教徒吧！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平等制度；而德国的登克尔派 甚至在自己修建的一个起名叫幼发拉底的城镇里实行了共产制度。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宗教改革运动来，看看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著述者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不准备给你们介绍那位近代第一位政论家博丹 和郎盖，也不打算详谈法兰西斯·培根和拉·波叶西了。博丹在他那本《共和国》的著作里虽然宣称财富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却还是承认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另一部分人的贫困是暴动的起因。郎盖在 1581 年明确地宣称主权属于人民，并且主张说：之所以要把社会权力委托给一部分人，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穷人的利益和不受富人的侵犯。大法官法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大西洋国》一书中要求保证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存手段，并且承认贫困和不满是骚乱的起因；他还主张组织一个学者协会来负责汇集外国已有的一切知识和进行各种必要的实验以促进发明创造。拉·波叶西则在他所写的《论人身奴役》中重新提出了共和原则。

“不过，我倒想谈谈那位亡命巴黎的荷兰人格老秀斯。人们都公认他是他那个时代里最有学问的人物。他因为把自然法或神授法与人间法区别开来

马西戎（1663—1742 年）法国神父，以宣传严酷的道德信条著称。——译者

布列戴恩（1701—1767 年），法国神父。——译者

菲尼隆（1651—1715 年），法国著名主教，勃艮第公爵的教师，反对路易十四的某些政策。——译者

弗累利（1640—1723 年），法国神父，曾著《教会史》。——译者

登克尔派 Dunkers（原文为 Dumplers，疑讹），公元 1720 年出现于德国的一个浸信教派，其后传入美国。——译者

博丹（1530—1596 年），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专制政体的思想家。——译者

郎盖（1518—1591 年），法国外交家，新教徒，避难德国，得免于“圣巴塞罗缪之夜”的屠杀；曾著书反对专制暴政，在十六世纪有颇大影响。——译者

拉·波叶西（1530—1563 年），法国作家，思想倾向山岳派。——译者

格老秀斯（1583—1645 年），荷兰人，著名国际法学家。——译者

而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赞许和热烈拥护。他第一个提出了完整的自然法体系。他在 1625 年发表的那本《论战争与和平》一书，虽然是奉献给发给他年金的路易十三，讨好供养着他的王室：但是，书中还是承认上帝曾经建立了财产共有制度，而且说，如果不是各种社会弊病切断了人们的友爱联系，人世上的这种共产制度也许还存在着呢！他认为，私有制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的分配和其后家庭之间的平均的再分配而产生的，但是，在极端必要的时候，财产还是应该视为共有。

“不久以后，从 1631 年起，英国人霍布斯便先后在他的《论公民》和《利维坦》等著述中宣扬极权君主制，认为人性本恶。他虽然参与反对当时威胁着王政的共和派，但是，还是承认人是天生平等的，自然界赋予一切人以享有一切东西的权利，不平等是来源于社会和人的恶性。他写道：

‘究竟是谁给每一个人规定他的等级和财产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富裕，另外一些人小康或贫困呢？为什么会有主人、附庸和奴隶之分呢？都是人的恶性使然！’

“但是，哈灵顿反对霍布斯关于极权君主制的学说，在 1656 年发表了《大洋国》一书，希望克伦威尔能够采纳他的主张，立即在英国实行。他在书中承认，存在世袭的贵族阶层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一切革命的起因。他给私有不动产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就是收益不得超过二百至五百法郎；他承认主权属于人民，赞成普选制，主张成立一个三百名议员的上议院、一个一千名议员的下议院和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执政院，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不得世袭；同时，他也主张教育平等。

“这位拥护财产平等的共和派哈灵顿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贵族，和国王查理一世关系密切，甚至后来还陪伴后者上断头台；查理二世复辟以后，宫廷大员还常常向哈灵顿征询政见，以进谏国王。但是，他最后终于献身于自由，被害而死。

“还有，你们难道会不钦佩那位莱彻斯特伯爵的儿子、查理一世治下的共和派悉尼吗？《政府论》是从他遗留的文件中发现的手稿。在这篇著作中，他热情地主张主权属于人民，称颂自由是最宝贵的财富。1683 年他终于壮烈地牺牲了。

“还有，对不朽的弥尔顿，你们难道不钦佩吗？1651 年，为了驳斥索迈尔斯在查理二世指使下撰写的《查理一世国王辩护词》，他受国会的委托写成了《为英国人民声辩》。文中主张：国王并不是人民之父，而是立他们为王的人民的儿子；所谓人民是无例外地包括所有的公民；人民如果有过错，也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是这种制度的罪恶，是奢侈和贫困的产物！当医生们警告他继续写作将危及他的生命时，他回答说，他不能为了自己的眼睛而放

霍布斯（1588—1679 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倾向。——译者

哈灵顿（1611—1677 年），英国政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代表新贵族的利益。——译者

莱彻斯特伯爵，即都特利（1532—1588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译者

悉尼（1622—1683 年），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家，参与反对查理一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被害。——译者

弥尔顿（公元 1608—1674 年），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家，卓越的诗人和政论家。——译者

索迈尔斯（1588—1653 年），法国神学家、历史学家、古籍注释家。——译者

弃自己的职责；最后果然为此而双目失明。甚至到了复辟前夕，他还不顾王党的报复，发表了一个《共和国方案》。

“现在该说到洛克了！平等与共产制度的反对者们，你们听听这位英国的荣誉之一、哲学上最灿烂的明星之一洛克是怎么说的吧！请看看他在查理二世治下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宣布主权属于人民，提倡平等，主张实行原始天赋的财产共有制度和剥夺富人！请听他在那本个人赞赏的《政府论》中高呼道：

‘谁要是占有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越出了理性的界限，违背了起码的正义，就是侵占了别人的东西。一切盈余都是篡夺得来的。富人们看到贫困，心里应该感到内疚。当无以为生的不幸者一旦了解什么是人的权利时，那些生活在富贵淫逸中的恶棍们就等着发抖吧！’

“请听听他又高呼道：

‘欺诈、背信弃义和贪婪造成了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了人类的不幸，使一部分人因为拥有财富而养成种种恶习，另一部分人则因为贫穷而受尽苦难。因此，哲学家应该把使用货币视为人类才智最灾难性的发明之一。’

“再听听他在另一部著作里高呼道：

‘一切动乱都应该归咎于政府。……一个君主只要一变成专制者或者暴君，他就背叛了人民，自绝于人民，自己废黜了自己。……人民起义就是主权者起来自卫，反对自己的公仆的压迫。’

“请听听孔多塞对洛克的评价：

‘许多作家（如格老秀斯、霍布斯、巴尔贝拉克等）都宁愿要国王赏赐的年金而不顾人民的幸福，把人民出卖给国王；而洛克却以理性和道德为武器来捍卫人民，反对国王。难道人民不该钦佩和感谢他吗？’

“比戎主教、伯拉克顿、福迪斯居和《金镜》一书的作者，也曾经提出过洛克教导我们的上述道理。

“再听听英国的一位主教坎伯尔兰德在他那本出版于十七世纪末的《论自然法哲学》的著作中表示的见解吧！他认为一切道德都应该以谋求普遍幸福、或者说实现博爱、平等、财富归一切人共有的神谕为基础；他承认上帝所创造的土地是一切人共有的，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参加分配，进行分配的目的是要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有自己的份额，或者说永远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样，就根本不会有穷人。他还说，虽然为了和平与安宁，现存的私有财产应该受到尊重，但是，富人应该把自己多余的财产赠给穷人。

“再听听德意志自然法教授、斯德哥尔摩和柏林政府的国务顾问普芬多夫男爵又是怎么说的，他在与上边著作同年出版的《自然法和人间法》一书中驳斥了霍布斯和格老秀斯关于极权君主制的理论，主张天赋平等、博爱和

孔多塞（1743—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启蒙运动者；倾向吉伦特派。——译者

巴尔贝拉克（1674—1744年），荷兰自然法学家。——译者

伯拉克顿（1216—1268年），英国牧师、法官、作家；习惯法著名理论家。——译者

福迪斯居（1394—1476年），英国律师，写有许多有关英国国家制度的著作。——译者

《金镜》，十八世纪启蒙时期德国作家威兰德（1733—1813年）写的一部空想小说。——译者

坎伯尔兰德（1361—1718年），英国牧师，哲学家；崇奉新教，宣传自然法理论。——译者

普芬多夫（1632—1694年），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原始的财产共有制度；而且他还承认，私有制只是一种人间的制度，它是通过一种经大家同意的分配而形成的，这种分配的目的在于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拥有一份分割的或不分割的永久性财产。因此，他认为现存的财富不平等是不公平的现象，由于富人的无耻和穷人的怯懦，这种现象只会导致其他的不平等。

“荷全的巴尔贝拉克（尽管他的著作是献给赏赐他年金的英国国王）、德国杰出的沃尔夫、日内瓦的贝尔拉马基和法国的瓦梯尔也都宣传了同样的自然法原则。

“至于那位当过法国太子的教师、著名的穆克教区主教博胥埃，不也在他的那本教授太子的讲义《圣经中的政治学原理》中承认：

‘如果没有政府，土地和其他财产就会和空气和阳光一样地属于共有。因为，根据天赋的自然法，谁也不能对任何东西有特殊的权利：万物皆属于一切人。所以，私有制是国家政府制造出来的！’

“你们也许会以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哈灵顿的《大洋国》是仅有的几部以平等和财产共有原则为依据的政治小说吧！其实，这样的作品还多着呢！我只想给你们举出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出版的几本。

“例如：1677年布鲁塞尔出版的《塞瓦郎伯共和国》；德国威兰德写的《金镜》；芳坦尼尔著的《哲学家共和国》（又称《阿祖安人》）；1764年伦敦出版的《西萨莱共和国》；以及摩莱里在1753年发表的《巴西里阿德》。

“《塞瓦郎伯共和国》已有法、德、意、英等文本。它虽然在德国受到一个大名鼎鼎的记者的攻击；但是，一批杰出的学者，特别是富有声望的托马辛，都公开为这本书和共有制度声辩。

“《政治家文库》的编者写道：

‘所有以小说形式阐述财产共有原则的政论，都被过分轻率地否定了。人们认为这只是些好心人的痴心妄想，几乎完全不可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却不考虑一下这些所谓妄想往往比那些徒有其名的思想家们设计的种种支离破碎的制度不知要高明多少。……不管人们怎么说，也不论这些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它们毕竟包含了一些值得立法者认真考虑的观点。’

“此外，请你们注意一下，《塞瓦郎伯共和国》的作者根据朱斯亭、凯撒和塔西伦的记载，提到了意大利的一些早期部族、古日尔曼人和所有的早期民族都曾经实行过财产共有。

“我还想稍为提一下大卫·休谟所著的《至善的共和国》。他认为，如

沃尔夫（1679—1754年），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者。——译者

贝尔拉马基（1694—1748年），瑞士哲学家，政论家和道德学家，曾著《自然法原理》。——译者

瓦梯尔（1714—1767年），法国国际法家，曾任萨克森的外交官。——译者

博胥埃（1627—1704年），法国神学作家和教会活动家，天主教反动势力和专制政体的思想家。——译者

芳坦尼尔（1657—1757年），法国作家。——译者

摩莱里，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译者

托马辛（1619—1695年），法国神父，神学教授。——译者

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译者

果以为象英国或法国这样的大国就不可能建立共和国，那是一种偏见和谬误。他建议立即在大不列颠建立一个主权属于人民的共和国，把全国领土划分成一百个行省或小共和国，每省之下又分为一百个教区，实行普选制或接近于普选的制度；一切政府机构都由人民选出的一万名代表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一次。

“除了这些政论小说以外，我本来还想和你们谈谈那些提倡平等制度的共和主义和尺主主义的戏剧作品和康奈尔、克里比戎和伏尔泰的悲剧作品。

“不过，我还是急于给你们讲讲十八世纪的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就先从孟德斯鸠说起吧！

“好了，这位家世和本人地位都是贵族、当过波尔多市议长、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杰作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孟德斯鸠男爵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天赋平等和自然法先于社会和实体法而存在。……一切公民，除了那些因为智能低下而被公认为欠缺正常意志的人以外，都应该享有选举自己代表的权利。……人民是完全有能力选举代表的。……人民从事选举以选择他们将委以部分权威的代表的的能力往往个人惊叹。……在罗马时代，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划分了贵族与平民，让富人垄断了选举权。……自从把一定的纳税额作为取得选民资格的条件时起，便出现了贵族政治。……最好的一种贵族政治，就是选民纳税额定得最低、非选民的数目比较少。……

‘克里特、斯巴达、宾夕法尼亚和巴拉圭的例子说明了教育的威力多么大。……说到巴拉圭（耶稣会在那里建立了财产共有制度），人们都喜欢责备耶稣会员在那里热衷于指挥别人；但是，统治人们而能为其谋幸福总是好事（依靠共产制度）！他们是在这些地方宣传与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的宗教教义的第一批人，这是他们的光荣他们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取得了成功。他们使分散的居民走出了森林，给他们提供了有保障的生活，使他们穿上了衣服，帮助他们提高了生产。’

“请再听下去，再听下去：

‘凡是希望实现类似这样的制度的人，一定会向往柏拉图《理想国》里的那种财产共有制度，并且和柏拉图一样要求人们崇敬神明，主张与外族隔离以保存自己的风俗；主张由城邦来进行贸易而不让公民插手，主张传播我们的技术而不要推广我们的奢侈品，给人们带去必需品而不是享受品；主张废除货币，因为货币的作用只是使那些本来拥有的财富就超过了自然所规定的限度的人继续增殖其财富，以及腐蚀我们自己，使我们人人都堕落。

‘这一类措施适用于一个共和国，特别是可以在一个小国里实行。因为，国家比较小，就可以普及教育，可以象一个家庭一样把全体人民都教养起来，还可以进行简捷的交换而不必使用货币。（其实这些在一个大国里也可以实行。）

‘正如人们是放弃了自己天赋的独立性然后才能生活在政治法律下一样，人们是放弃了天然的财产共有制度才能生活在民事法律之下。私有制正是由此而产生。

孟德斯鸠（1689—1755年），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译者

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公元前578—534年），半传说中的古罗马第六位国王。——译者